

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赵 康

Abstract: The author is in charge of an empirical research funded by NSFC for examining the management consulting profession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With an effort to formulate a theoretical line for carrying out the project, this article oversees the field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to renew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to sum up the traits of the professions, and to summarize 6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a mature profession.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set of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s of a certain human activity in general. The author then puts forward a four-element (occupation, state, society; clients and the public, and university) interaction approach, which may form a set of quantitative criteria of measurement, and may lead to a theory of the movemen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一、引言

在过去的15年,管理咨询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估计平均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Zhao, 1997: 2)。这一现象揭示了管理咨询具有全球地域范围内的重要性。对此,库伯作了注释:“管理顾问影响着历史进程”(Kubr, 1986: 11)。布莱克和默顿也指出:“教育和咨询也许是社会前进动能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要素,而就关注于实际出现的问题而言,咨询比教育更有意义。因为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将在他们赖以工作和生活的现存条件中取得真正的进步”(Black & Mouton, 1983: iii)。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深化对于咨询和管理咨询重要性的认识。目前,管理咨询作为咨询产业(一个朝阳产业)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已经崭露头角(Zhao, 1997: 140-142)。许多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安达信、安永、毕马威等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学中还将出现培养准顾问的咨询专业。为此,加强对于管理咨询的研究并进而规范该行业/专业的发展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笔者正在主持一个中国管理咨询实证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以中外比较研究的视角及行业与专业的切入面,实证调查中国管理咨询的现状,分析其当前的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并据此制订出相应的发展战略,供政府规范咨询行业/专业作决策参考。鉴此,该项目理论框架构建中,有一个在专业层面发展相关理论的任务,以解决如何定量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咨询在中国: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前期理论框架构建工作成果之一。

地测量专业水准的问题。该项工作落入专业社会学^①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范畴。

专业社会学关注于人类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师等),研究它们在社会整体中的作用、与其它社会单位(如客户、公众、大学和国家等)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自己作为社会有机体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专业、专业服务、专业人员、专业组织、专业主义、专业化等是该领域的典型概念和术语。

如何测量专业水准问题在专业社会学领域并没有很好解决。笔者在欧洲学习、工作期间曾发展了一个“专业阶段进化模式”,以定性地测量中国的咨询专业并获得成功(Zhao, 1997)。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在本项目中,笔者拟在原基础上发展一个“专业化运动理论”,以帮助初步定量地测量中国的管理咨询专业,从而实际上将一个应用研究的项目转化成部分验证相关理论的基础研究或称纯研究(pure research)项目。鉴于国内专业社会学研究尚未自觉展开,为了建立与国内有关学者交流和对话的基础,在提出专业化运动理论假设之前,本文拟先行交代有关背景,并以综述方式对“什么是专业、专业主要属性,及其判断成熟专业的有关标准”进行界定,据此奠定后续研究概念体系的基础。^②

二、专业概念概览

综合专业社会学领域内许多学者的意见,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专业(profession)被看成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义而又变化的概念,主要指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弗雷德逊(Freidson, 1994: 16-17)指出,对于专业概念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将专业看成一个较为宽泛、具有一定威信的职业群体,该群体成员都接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成员身份的确定主要根据学历而不是他们专有的职业技能;第二种将专业界定为一个有限的职业群落,这一群落中各个个体都有特定的、或多或少类同的制度(institutional)和意识形态(ideological)属性。弗雷德逊认为,只有这第二种理解允许我们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如约翰逊(Johnson, 1972: 45)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职业发展的模式,因为这一理解绝不止仅仅表述了一个统一的(专业人员的)身份,而是包含了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排它性的市场保护(market shelter),使得每一个职业有所区分而壁垒分明(Parkin, 1979)。

最早的专业,诚如历史学家称为“自由专业”(liberal professions)和“博学专业”(learned professions),社会学家称为“身份专业”(status professions),其他学者称为“4个伟大的传统专业”(Kimball, 1992: 5-6; Elliott, 1972: 14, 32),是医生、律师、神甫和教师职业,它们有一个可追溯到13世纪、由中世纪欧洲大学孵育而成长的结盟,然而,至少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承载特定的“专业”意蕴(Kimball, 1992: 9)。

当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职业结构在19世纪的英国和稍后的美国进一步发展时,重组或新形成的中产阶级职业进行了不懈努力以取得专业称号。因为,这一称号,一方面和传统博学专业的绅士身份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利他主义和知识化的内涵给予取得免除劳动市场竞争

① 专业现象在英、美等国家已经被关注了一个多世纪。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专业社会学亦已有50多年发展历史。专业社会学这一提法在国内有关学术文献中尚未见到,其相关研究亦很少。然而,专业实践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没有系统化地加以理论总结而已。因此,这一领域在中国的开拓,不仅有益于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沟通(专业、专业化和专业主义等意识形态是工业文明和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以及发展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知识,其理论的引进、改造、发展和应用,对于中国经济条件下国家如何有效地对职业/行业进行宏观管理,职业/行业如何形成良性自律机制以提高专业服务的质量而造福社会和公众等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② 本文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于国外,然而,从一个“世界学科共同体”的观点看,这应该不成问题。

的保护(国家特许权)以合法性(Reader, 1967; Larson, 1977; Freidson, 1994: 18)。

这样一个职业在经济活动中寻找保障和特权地位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奉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政府奉行懒惰公平(laissez-faire)的哲学,对经济干预较少,职业要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保护必须组织起来,培训自己的成员,以实际行动赢得信誉。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成员的忠诚和身份被紧密地和他们的职业及职业组织联系在一起。不似在其他国家,专业的称号在这些国家意味着一个成功职业(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大学孵育而成的身份专业)的身份,专业群体成了英、美官方职业分类目录中的一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缓慢地往这一群体中补充进新的成员(Freidson, 1994: 17—18; Reader, 1967: 146—166, 207—211)。

欧洲大陆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尤其在训练和雇佣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比较积极。传统的身份专业在结构重组中保持了它们的职业优势,而新出现的中产阶级职业并没有要求将它们确认为专业以取得身份和获得市场保护——这样一个具有专门制度特征的保护伞称号对它们不起作用(Hughes, 1971: 387—388)。然而,这些职业之身份和社会保障的获得在于其成员的学位——取得国家控制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学位,由此奠定学位持有者在有关职业(公务员和其它技术、管理职业)中的精英地位(Freidson, 1994: 18)。鉴此,欧洲大陆专业的进化和专业化过程的开展就卷入了一个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的模式(Rueschemeyer, 1986),而不似发生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国家的那种专业中心(profession-centered)的模式。

进入20世纪以来,专业人员的数量和称为专业的职业同步增长。“专业,以前形成的单元,已经被划分,划分,再划分。每一个分裂开来的部分已经强大得相当于其最初的母体专业”(Flexner, 1915: 911; 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 507; Kimball, 1992: 308)。对于上述情形,沃金斯等(Watkins et al., 1992)作了一个恰当的注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一个专业的序列:传统的专业由于不断分裂在数量上增长,同时,通过一个专门化过程或响应商业、社会价值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新的专业出现。”他和德鲁利(Drury)还根据诞生的先后,进一步将专业人员划分为如表1所示的5个大类(Watkins & Drury, 1995: 27)。

表1 社会状态和出现的专业

社会状态	出现的专业
前工业化社会	律师、牧师、医师
工业化社会	工程师、化学师、会计师
福利社会	教师、社会工作者
企业化社会	经理、商务专家
后工业化社会	知识工作者

根据沃金斯和德鲁利的划分(1995: 27—28),前工业化社会的专业是神甫、医生和律师职业,它们拥有处理人类早期社会三大压倒任务(灵魂、健康和正义)的知识。前工业化社会的专业大致在18世纪发展成熟,享有国家的特许权支持,这些专业代表了当代最有威望的人群。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工业化时代培育出一批拥有将农业经济转换成工业经济知识的专业:土木和机械工程师、工业化学师、会计师和金融师职业。20世纪中叶,伴随着“福利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出现了福利专业(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职业);而在本世纪下半叶,随着重新强

调市场经济的价值,又加快了管理和商务专业的发展。展望21世纪,人们较多地强调信息、沟通和媒体,为此,沃金斯和德鲁利预测在广播、公共关系和信息技术领域会出现一批新的专业。他们还相信单单在信息技术领域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序列:知识工程师、软件编写师、网络设计师和信息经纪人等职业。现实生活中专业发展和分类的实际情况比上述略图要复杂得多;同时,上述解释很可能不够完善甚至存在着某些错误^①;然而,它们对于帮助我们总体上把握专业概念无疑是有益的。

三、专业的主要属性

如同大多数科学概念存在着定义困难一样,专业概念的界定已经是一个困扰专业社会学界半个世纪的理论问题(Freidson, 1994: 16)。布朗德士(Brandeis)曾经对专业概念作出过一个著名的描述,之后该描述被频繁地引用以至于成为这一领域里的一个经典(Marty, 1988: 75)。布朗德士(1933: 2)对专业概念的描述如下:

“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训练是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专业主要供人从事于为他人服务而不是从业者单纯的谋生工具,因此,从业者获得经济回报不是衡量他(她)职业成功的主要标准。”

在上述描述中,布朗德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 专业应该是正式的全日制(full-time)职业;2. 专业应该拥有深奥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3. 专业应该向它的客户和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无私的服务。以上三点构成了专业三个最基本的属性,并获得了大多数社会学家的首肯,正如弗雷德逊(1994: 13)指出的那样: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会学家已倾向于将专业看成服务于大众需要的荣誉公仆,设想它们与其它职业的主要区别在于特定的服务定位,即通过学者式地应用它们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服务于公众的需要。”

弗雷德逊及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样强调上述专业的三个基本属性。显然,职业之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不同,而专业区别于一般职业则在于它们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a scientific knowledge base)。科学知识体系对于专业的重要性已被很多社会学家所关注(Kyro, 1995: 119—123; Larson, 1990: 25; Freidson, 1986: 1—17, 225; Parsons, 1954: 37—38)。对此,凯露(Kyro)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出:一个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应该具有“为这一专业”(for the profession)和“关于这一专业”(about the profession)的特点(Kyro, 1995: 123)。笔者不同意凯露过分强调专业间知识体系的差异性,批判了她由此形成的错误论点;同时,在吸收她观点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的描述性结构模型(Zhao, 1997: 36—37, 63, 88—89),如图1所示。

根据图1,一个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犹如一棵向日葵的脸盘。中心部分代表了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周围的叶片(知识A—I)代表了为这一专业的知识。当然,叶片的数量随着专业不同会有增减。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落入一个科学(学科)领域,通常由这一科学领域内的总体知识加上几个分支学科的知识所构成。相对于教育(教师)、法律(律师)和管理(经理)专业,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分别是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法律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管理学及

^① 例如,很多社会学家都将教师职业归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一个身份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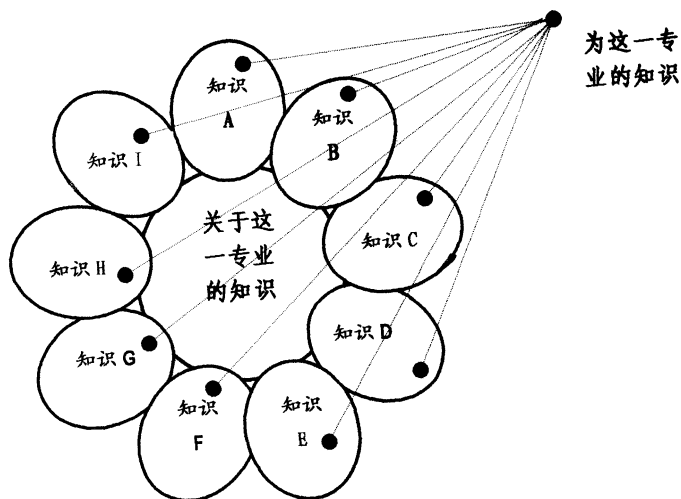


图 1 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示意图

其分支学科。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进行实践的必备知识,舍此无法科学地工作,它的存在奠定了一个职业的专业地位,并以此与其它专业相区分。

然而,从事某一个专业性职业的人们光具有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仍然是不够的,职业实践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必须具备这一系统内与这一职业相关连的各个方面的知识;职业实践深入某一个特定领域,例如管理实践深入会计领域,还必须具备这一特定领域(会计领域)的知识。为这一专业的知识由此成为一个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为这一专业的知识往往落入许多个科学(学科)领域,通常由这些科学领域内的总体知识和/或关连的分支学科知识所构成。相对于管理专业,为这一专业的知识可以是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统计学、营销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咨询学、管理心理学和管理哲学等,具体结构如何则赖以各个分支管理专业的实践需要^①。

来自于专业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解释了高校与专业科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高校在发展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发展成课程)、结构化(组合成专业课程计划)、合法化(课程和计划获得确认的过程)和传承(传授给准专业人员——学生)主要是在高校完成的(Zhao, 1997: 46—48; Freidson, 1986: 1—17, 225)。对照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具体情况,我们不难领悟上述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结构模型的实证背景。

由于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包含了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它们可以导致一个国家“鼓励/制裁”(sanction)的行为:给合格的职业提供市场保护(鼓励),禁止和惩处没有资格的人员从事需要经过国家特许的职业(制裁),由此引导出专业的第四个主要属性:市场垄断。(国家特许的)市场垄断的合理性不是基于袒护专业的利益,而在于保护公众。因为外行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履行复杂的专业服务,如不加以限制,势必会给公众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然而,专业一旦获得市场特权,它们当然应为此承担相应责任而作出利他主义的无私奉

① 管理专业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专业,例如: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和农业管理(二级专业),以及企业管理、营销管理、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下面的三级专业)。所有分支专业都有一个科学知识体系,但“关于这一专业知识”部分相同(管理学及其分支学科)，“为这一专业知识”部分则根据各个分支专业的具体情况组合不同的若干个学科的知识。

献。

专业绅士身份或无私形象的产生从而不是纯粹地自发于专业本身,而是专业和国家“鼓励/制裁”政策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政策,为了获得和保持市场特权,专业必须付出代价:提供高质量、伦理的职业实践。而在国家一方,则非得在一个职业已经证明了它的深奥知识,尤其是它的无私奉献后,才给它提供市场保护。由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在1933年作出的一个关于免除专业商务税的判决较明确地代表了国家对专业的要求:

一个专业的实践不是一部赚钱的机器。专业的业务不存在纯商业化的要素。诚然,专业人员依赖于他(她)挣的钱生活,但是他(她)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是服务于那些寻求他(她)帮助的人们和他(她)本人所在的社区(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1933,转自 Kimball, 1992, 315—316)。

给予合格职业市场保护从而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通行的国家政策,以保护公众和促使专业、职业朝着提供较好的服务和保障公益的方向努力。“市场保护”(工具)因此成为一个积极的推动力,促使专业、职业建立它们自己的组织(学会、协会等),设立章程(rules)和行为守则(ethical codes),发展知识、技能和培训项目,演习自我控制并尽最大的努力为客户和公众的利益服务。与此同时,一个职业获得市场保护成为一个征兆,标志着一个专业化项目的最终完成和一个充分成熟专业的出现。“专业化”这一术语正是用来反映这样一个职业争取并最终获得履行一个特定工作排它性权利的过程。对此,弗雷德逊(1994: 62)指出:

“专业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组织起来的职业,通常(但不总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需要专门、深奥的知识和才能以保证工作的质量和对社会的福利,获得履行它的特定工作的排它性权利,控制训练的标准和实施对其成员的培训,同时,有权评估和决定工作如何进行。”

显然,上述四个属性系构成专业的重要要素。然而,还有哪些要素决定了专业性职业?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专业性职业的独特性?对此,不少学者陆续发展了两类不同解释,每一类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卡伦(Cullen, 1978: 14)介绍了这两类解释及随后的发展:

“第一类是一种历史剖析法:首先界定那些体现了专业特点的职业属性,然后,职业进化为专业被看成是一个沿着这些属性按时序不断发展的过程(例如, Wilensky, 1964; Gross, 1958; Caplow, 1954)。第二类纯粹是一种量纲分析法:由于某些要素的作用,专业倾向于提高活动质量,因而,它们被从一般职业中分离出来——或简单地一分为二,或根据设定的要素量纲来识别(例如, Elliott, 1972; Pavalko, 1971; Moore, 1970; Goode, 1960; Greenwood, 1957)。然而,职业在发展过程中情况各异,在任何选定的量纲序列上,它们可能显示出全面缺乏或高度发展的状况,因此较近的文献已经在量纲法的基础上结合进历史剖析的考虑(例如, Elliott, 1972; Pavalko, 1971; Moore, 1970)。一个职业的专业化于是被看成沿着要素量纲序列的运动,而那些发展了较多量纲特征的职业则被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

审视卡伦(1978: 15)所提到的17位代表性学者在18篇论文中所关注的专业主义要素^①,

^① 这些要素是:有所组织、复杂职业、长期训练、伦理法规、人本定向、国家特许、利他服务、能力验证、高收入、高威信与自我雇佣等。这17位学者与论文写作年代是:Akers, 1966; Barber, 1957, 1963; Caplow, 1954; 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 Cogan, 1953, 1955; Flexner, 1915; Foots, 1953; Goode, 1960, 1969; Greenwood, 1957, 1966; Gross, 1958; Lewis & Maude, 1953; Pavalko, 1971; Vollmer & Mills, 1966; Wilensky, 1964。

并兼及摩尔(Moore, 1970)与加勒西契(Gallessich, 1982)的成果,尚有两个重要属性:“有所组织”(专业是组织起来的目标行为群体)和“自治”(专业是自治的人群)未被包容进上面的概括中,这样我们有了六个有关专业的主要属性。

四、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显然,被概括总结出来的上述专业六属性代表了这一领域里一个共同的较为完整的意见;而且,这六个属性可以被进一步组织发挥以形成一个判定充分成熟专业的标准体系。

判定充分成熟专业的标准(criteria)已经被建议(Moore, 1970; Greenwood, 1966; Hughes, 1958),但是很少专业能达成所有这些标准(Gallessich, 1982: 40)。摩尔(Moore, 1970)提出了一套评价一个专业发展(专业化)状况的标准,加勒西契(Gallessich, 1982: 366—368)、库伯(Kubr, 1986: 93—94)和笔者本人(Zhao, 1997: 35—39)在评价咨询(美国背景)、管理咨询(发达国家背景)和中国的咨询专业时使用和进一步发展了这套标准。由以上数位学者各自提出的标准条款互补大于歧异,且均集中反映了上述专业六属性。进一步综合与深化上述学者的意见,可以概括提炼出充分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如下:

1. 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A Full-Time Calling)。专业是正式、全日制(full-time)且通常复杂的职业和它的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业代表了一个根本、持续、而又常常是共同的身份。它的成员负有义务共享职业秘密和习俗,由此在专业成员间出现了共同的技术语言、工作风格、甚至常常是共同的佩饰(Moore, 1970: 9)。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意味着(数)个群落实践者在全日制的基础上从事着一个与其它职业有着实质性不同的确定活动作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一个复杂职业指在一个原则共性的包容下,某一确定活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共同的身份暗示了一个复杂职业次级身份(sub-identity)的多样性,例如,工程师或教师是一个复杂职业,各种各样的工程师或教师(次级身份的多样性)分享工程师或教师的共同身份。

2. 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 Ethical Codes)。专业的成员发起组织诸如学会(societies)、协会(associations)、联合会(federations)这类设定入会资格的志愿民间组织以保护和提高他们的个人利益及设立章程和伦理法规,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以保障客户和公众的利益。专业组织在保护和造就专业人员、标准化专业服务产品、保障客户和公众利益,以及蕴育和维持一个专业特定的知识和服务的意识形态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专业组织传播信息和知识、培训成员、监督和纠正他们的非专业行为;而且,通过其会员和专业的意识形态去影响和规范同一领域里尚未入会专业人员的行为。专业组织也发起/或资助有关的研究发展(R & D)活动,并通过积极努力去影响国家,以形成往往包括了一个特许市场保护在内、规范一个专业实践的法律和法规。

3. 知识和教育(Knowledge & Education)。成熟专业具有一个经过界定、深奥且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知识体系能够通过一个教育和培训的机制/过程传授和获得,而获得知识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且也许格外地困难。

一个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和为这一专业的知识。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是从事该专业实践的核心知识,落入与该专业同名的单一科学领域;为这一专业的知识是从事该专业实践的辅助知识,可以包括和落入许多科学领域。

高等学校在发展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专业科学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发展成课程)、结构化(组合成专业课程计划)、合法化(课程和课程计划获得确认的过程)和传

承(传授给准专业人员——学生)主要是在高校完成的。一个成熟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系统、普遍地组合成大学的学位课程,修完这些课程的毕业生则是该领域的准专业人员。

一个知识密集的复杂职业极有可能进化成一个新出现的专业(an emerging profession)。新出现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甚至学位课程已经存在,只是通常还没有充分地合法化和系统地组织成普及的大学的学位课程。因此,就新出现专业而言,关于这一专业知识主要以这一领域里的科学文献为载体,并以岗位培训(on-the-job training)为主要形式来传授这些知识。新出现专业通常招募某些已经承载为这一专业的知识而来自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员,并通过岗位培训、实践和新的专业结盟(加入这一专业组织)转化他们的专业身份。

4. 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Service & Social Interests Orientation)。“专业承诺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和伦理、诚实的职业实践服务于它们的客户和其本身置于其中的社会,保护客户和社会的利益和福利”(Gallessich, 1982: 41)。一个专业的成员服务于他们客户的利益,为此获得合适的回报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专业人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客户的利益,当服务于一个个单列客户时,时刻将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放在首位(Kubr, 1986: 94)。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利他服务,专业往往建立一套一致认可的伦理标准。这一套由一个专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和全面应用的标准“界定在提供一个专业服务时恰当和非恰当的行为”(Kubr, 1986: 94)。然而,专业的全体成员努力操演集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调节以超越应用这套标准。

5. 社区的支持和认可(Community Enforcement & Sanction)。专业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及专业为之服务的客户认可一个专业的社会角色、身份和行为规范,从而导致国家为该专业设置一个特许的市场保护。“市场保护通常以一个治理和保护一个专业实践的法律文本形式出现,……其中可以包括从事这一专业所需的教育等资格条件及哪些行为被界定为非专业与非法、因而会相应得到的制裁”(Kuber, 1986: 94)。市场保护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对一个专业的明确认可和—个社会工程式的专业化项目的充分成功。

6. 自治(Autonomy)。“专业人员组织起来的最终成果是自治和伴随而生的威信。……自治专业的成员不受外行的评判和控制,被信托于接受和保护特殊信息。他们自己决定进入该职业所需的教育和培训标准,并在帮助国家形成规范这一职业实践的法律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Gallessich, 1982: 4)。自治专业的成员既可取自雇(self-employed)收费的工作形式,也可以是工作在公共或私人部门里受薪的雇员。

当一个专业处于一个相对强盛的地位时——它的专长能满足重要的社会需求,它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高度专门化而十分深奥复杂,以至外行不能挑战专业人员的技术判断——自治成为可能。然而,直到一个专业已经以实际行动证实了它对公众福利的承诺前,社会并不贸然授予它自治权(Gallessich, 1982: 368)。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对专业、专业主要属性的讨论,总结、概括出判定一个充分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即一个充分成熟专业必须:1. 是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2. 拥有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3. 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练机制;4. 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鉴于高度关注和力求达成客户利益和社会效益);5. 获得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鉴于高度的社会认可);6. 具有高度自治的特点。

上述充分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具有几百年专业实践的实证基础,反映了专业社会学领域

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共同意见^①；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专业性职业的独特性，判断一个职业是否已达成成熟专业的身份，指导专业性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加深对于专业化意义的理解和开展全社会范围内的专业化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这套标准基础上，一个职业的专业化被看成沿着上述六个要素量纲序列的纵向运动，而那些发展了较多量纲特征的职业则被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同时，上述标准显示专业化工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无论是在“专业中心”还是在“国家中心”发展模式主导下，一个专业化工程始终卷入职业、国家、高校和社会(客户和公众)四个实体要素，专业化过程中充满了以上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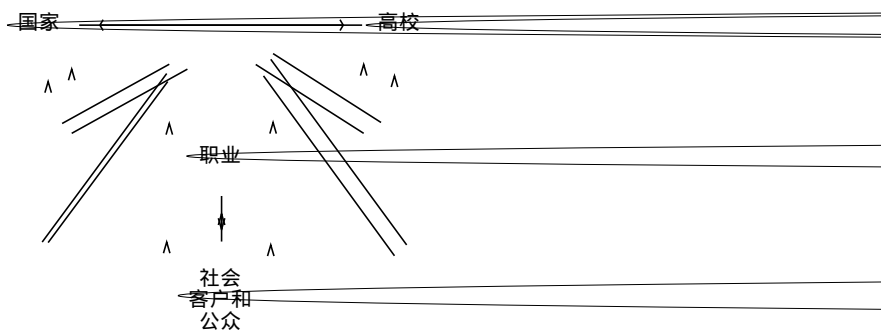


图 2. 专业化实体要素相互作用示意

个实体要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见图 2)，而一个专业化项目(工程)的最终成功则极大地依赖于这四者合力的正确取向。

上述标准的建立固然有其重要意义，然而，从不足的一面看，它们仍然是只能用以判断一个职业是否已发展成成熟专业，而不能普适地用其测量在此之前一个人类活动发展各阶段的专业化水平，也没有更深入地反映上述四个实体要素间相互作用合力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 Akers R. L. 1966,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ower, and Occupational Laws*,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Kentuc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 Barber B. 1957,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1963, “Some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Daedalus*, 92.
- Black, R. R. & Mouton, J. S. 1983, *Consultation; A Handbook for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ustin, Texas; Scientific Methods.
- Caplow, T. 1954, *The Sociology of Work*, New York; McGraw-Hill.
- Carr-Saunders A. M. & Wilson, P. A. 1933, *The Profess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gan, M. L. 1953,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A Profess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3.
- 1955,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A Profession”, *Annals*, 297.
- Cullen J. B. 1978, *The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ism; A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 New York; Petrocelli Books.
- Elliott, P. 1972,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① 文中专业概念、专业主要属性以及判断成熟专业之六条标准的导出，虽然主要依据的是这一领域内国外的研究成果；然而，据笔者看来，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它们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也即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专业社会学现有理论成果，对于中国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然，有关概念体系和标准是否需在中国的条件下修正，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涉及。

- Flexner, A. 1915.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School and Society*, 26.
- Footo N. N. 1953,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abour in Detroi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 Freidson, E. 1986, *Professional Powers: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alessich, J. 1982. *The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Consultation: A Handbook for Consultants, Trainers of Consultants, and Consumers of Consultation Servic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oode W. J. 1960, "Encroachment, Charlatanism, and the Emerging Professions: Psychology, Medicine and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 1969,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A. Etzioni (Ed.), *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reenwood, E. 1957,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 *Social Work*, 2.
- 1996, "The Elemen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H. M. Vollmer & D. L. Mills (Eds.), *Professional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ross, E. 1958. *Work and Societ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Hyghes, E. C. 1958, *Men and Their Work*,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Aldine.
- Johnson, T.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Kimball, B. A. 1992, The "True Professional Ideal",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Kubr, M., et. c. (Eds.) 1986, *Management Consulting: A Guide to the Profession*, Geneva: ILB, U. N.
- Kyro P. 1995, *The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dustry Described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 Helsinki, Finl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Larson, M. S. 1990, "In the Matter of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or How Impossible It Is to Leave Nothing Unsaid", In R Torstendahl & M. Burrage (Eds.), *The Formation of Professions: Knowledge, State and Strategy*, London: SAGE.
- Lewis, R. & Maude A. 1953, *Professional People in Engl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W. E. 1970, *The Professions: Roles and R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nons, T. 1954,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ised edition)*,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 Pavalko, R. M. 1971,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s*, Itasca, Illinois: F. E. Peacock.
- Reader, W. J. 1967, *Professional Men: The Risk of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Rueschemeyer D. 1986, "Comparing Legal Professions Cross-Nationally: From A Professions-Centered to A State-Centered Approach",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
- Vollmer, H. M. & Mills D. (Eds.) 1966, *Professional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atkins, J.W., Drury, L. & Preddy, D. 1992, *From Evolution to Revolution: The Pressures on Professional Life in the 1990s*,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 Watkins, J.W., & Drury, L. 1995, "The Professions in the 1990s", In S. Clyne (E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CPD Practice*, London: Kogan Page Limited.
- Wilensky, H. L. 1964,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 Zhao, K. 1997,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nsultancy: The Case of China*, Roskilde, Denmark: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Roskilde University.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